

诗探索 9

POETRY EXPLORATION

理论卷

主编 / 吴思敬

海外借

2018年 第1辑

作家出版社

诗探索

9

POETRY EXPLORATION

理论卷

主编 / 吴思敬

2018年 第1辑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探索·9 / 吴思敬, 林莽主编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8. 3

ISBN 978-7-5212-0000-3

I. ①诗… II. ①吴… ②林… III. ①诗歌—世界—丛刊 IV. ①I106.2-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64618 号

诗探索·9

主 编: 吴思敬 林 莽

责任编辑: 张 平

装帧设计: 刘营营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 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65×260

字 数: 426 千

印 张: 26

版 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000-3

定 价: 75.00 元 (全二册)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《诗探索》编辑委员会在工作中始终坚持：

发现和推出诗歌写作和理论研究的新人。

培养创作和研究兼备的复合型诗歌人才。

坚持高品位和探索性。

不断扩展《诗探索》的有效读者群。

办好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的诗歌研讨会和有特色的诗歌奖项。

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贡献。

主 管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

主 办：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
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

《诗探索》编辑委员会

主 任：谢 冕 杨匡汉 吴思敬

委 员：王光明 刘士杰 刘福春 吴思敬 张桃洲 苏历铭
杨匡汉 陈旭光 邹 进 林 莽 谢 冕

《诗探索》出品人：北京人天书店有限公司

社 长：邹 进

《诗探索·理论卷》主编：吴思敬

通信地址：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83 号首都师范大学

中国诗歌研究中心《诗探索·理论卷》编辑部

邮政编码：100089

电子信箱：poetry_cn@163.com

特约编辑：王士强

《诗探索·作品卷》主编：林 莽

通信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晓月 中路 15 号

《诗探索·作品卷》编辑部

邮政编码：100165

电子信箱：stshygj@126.com

编 辑：陈 亮 谈雅丽

目 录

// 诗学研究

2 作为方法与信念的细读

——关于《沙与世界：二十首现代诗的细读》的几点反思

……宋宁刚

11 代际经验的显现及其审美理性……林馥娜

// 纪念杜运燮诞生百周年

20 试析杜运燮诗创作对于中国现代诗发展的意义……王 芳

36 父亲杜运燮二三事……杜海东

42 杜运燮致辛笛书信二十通（1979—1980）

……杜运燮 著 王圣思 编辑整理

60 杜运燮早期佚诗六首及其相关情况……李光荣

// 陈超诗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选辑

70 论陈超的诗学理论与批评……邢建昌

79 陈超个人历史化生命诗学体系

……苗雨时 郭友钊 王之峰 王克金

90 陈超的“生命诗学”理念

——以对海子评价为中心……刘卫东

101 让文字“带上自己的心”

——陈超《诗野游牧》诗话随想……薛 梅

// 中生代诗人研究

108 失败或曰诗人之心

——毛子诗歌论……何方丽

119 广阔又混沌的幻影

——读毛子的《迁徙之诗》……胡清华

123 言说不尽的“母亲”

——从毛子的《母亲》谈开去……杨 亮

127 已经开始的未来……毛 子

// 姿态与尺度

132 廖伟棠诗的“地理”与“身份”论……余文翰

148 归家之诗 赤子之诗 自然之诗……叶延滨

152 走出夹缝之后的辽阔与从容

——王立世诗歌的一种方向……高亚斌 刘晓飞

// 诗人访谈

160 以闪烁思想光焰的灵性文字守护汉语诗歌品质

——诗人庄伟杰教授访谈……师 榕 庄伟杰

// 新诗理论著作述评

168 自觉的声音：读陈太胜的著作……郑政恒

172 交际、场域、政治与诗歌

——读霍俊明《先锋诗歌与地方性知识》……李文钢

// 外国诗论译丛

178 跨国诗学……[美]杰汉·拉马扎尼 著 周 航 译

诗学研究

纪念杜运燮
诞生百周年

陈超诗学
学术研讨会
论文选辑

中生代诗人
研究

姿态与尺度

诗人访谈

新诗理论
著作述评

外国诗论
译丛

作为方法与信念的细读

——关于《沙与世界：二十首现代诗的细读》的几点反思

宋宁刚

说到细读，人们首先想到的，大约是英美新批评派。这个活跃在“二战”前后的文学批评流派，提出的重要术语之一，就是“细读”（close reading），即通过细致的阅读，发现文学文本中的反讽、悖论等特点，进而引出关于语言之张力的论述。为了反对意识形态介入对文本的解释，同时也反对思想对艺术的侵扰，新批评派更注重从文本到文本的解释。而这一倾向，也造成了包括女性主义、后殖民主义在内的解构派对其进行解构批评的一个口实。

拙著《沙与世界：二十首现代诗的细读》^①中的“细读”二字指什么？它是从新批评来的吗？如果要我做一个简单的回答，那么答案是否定的。实际上，十多年前，当我还在读大学二年级，一边旁听中文系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课程，一边读海德格尔的《荷尔德林诗的阐释》，并试着写下第一篇诗歌细读的文字时，我对新批评派根本不甚了了。以后几年，也没有予以太多关注。那时的阅读兴趣，逐渐从文学转向哲学。而在哲学系上的不少课（以及参加的读书沙龙），大都与“细读”或“精读”有关。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、海德格尔的《存在与时间》、维特根斯坦的《哲学研究》、伽达默尔的《真理与方法》……都曾在课上一字一句地读过。黑格尔的《精神现象学》和胡塞尔的《现象学的观念》在老师带领的读书小组中也读过，《心经》和《尚书·洪范篇》则是在读书沙龙中听老师的详细讲解后多次读过。至今记得读博士时，听同宿舍一位中国哲学专业的同学说起他所选修的课中有《论语》和《大乘起信

^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，以下简称《沙与世界》。

论》精读，心里生起的羡慕。那时课业紧张，已经不允许凭着喜好四处听课了……

工作之后寄身文学院，才回过头来补“新批评”的课。虽然也有收获，可是像大学时读哲学书的欣喜乃至惊绝之感，并不是很多。因此，回想起来，倒是在哲学系的学习，对我后来渐次写成这些“细读”文字，影响更为直接一些。

话又说回来，“细读”是独属于“新批评”的吗？在新批评派将“细读”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提出来之前和之后，难道没有过其他样式的“细读”吗？现象学的方法，不就是关于细读的一个很好的范式？在《艺术作品的起源》中，海德格尔对梵高的《农鞋》所做的描述和阐释，既是现象学方法的经典呈现，也可以看作是“细读”的一个典范。随着新世纪的脚步被引进汉语学界的、以列奥·施特劳斯及其友人和学生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学派，对古典作品的论述与分析，难道不是“细读”？从《圣经》到古希腊经典，从荷马史诗到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从古希腊的悲剧、喜剧到历史和散文著作……从希腊罗马一直到中世纪、文艺复兴、启蒙运动，以及距离今天更近的现代和后现代，不难发现，通过古典政治学派的“细读”和耙梳，西方思想的图景在我们的视野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！而他们对历代经典展开论述的基本方式则是“绎读”“解读”“解释”“释义”“义疏”“疏证”“讲疏”“剖析”……不只是“细读”，还是对“细读”及其意义的伸张与开拓。

更不用说西方有历史久远、内容丰赡的解经学传统。仅就笔者粗浅读过的，马丁·路德的《〈加拉太〉注释》和卡尔·巴特的《〈罗马书〉释义》，都可说是解经学著作中可供我们学习“细读”的经典之作。

虽然上述“义疏”“注释”等名目多变的称谓，多是中文翻译的结果，但是从其论述的具体展开方式来看，如此称谓也是名副其实的。它同时提醒我们，反观汉语世界自身的传统。与之相似的是，从古至今，无论是对四书五经的历代校勘、注疏与释义，还是各类选本的评注与绎读，抑或像李贽、金圣叹、毛宗岗、张竹坡等人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所做的旁批与评点，其实都是“细读”，只是侧重各有不同。

说到这里，不能不提到笔者在南京读书时，有缘读到的《德林老和尚讲〈金刚经〉》、江味农居士的《金刚经讲义》、净空法师的《〈地藏菩萨本愿经〉讲记》、宣化上人的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浅释》《大悲心陀罗尼经浅释》《华严经贤首浅释》等具有醍醐灌顶之效的开示之作。这些文意通透的讲释，当然也是对经文的“细读”。其中，笔者最早读

到的净空法师的《如何挽救社会人心》，更是让我这个对中国传统文化近乎无知的人受益匪浅。这些作品，似乎不太进入主流学界的讨论视野，其谈论问题的方式与方法也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，但是作为一种中国式的学习和细读样态，它们无论如何不该忽视。这些学习和谈论问题的方式，给予后学者的方便和启发，同样不容抹杀。想到它们对于补充和矫正现有的教育方式所具有的意义，就更是如此。

以上各种“细读”，路径和归旨各有不同，讨论问题的基本方式则是一样的：细致、虔诚、充满思想的张力与开解力。于是，就带来一个问题：“细读”只是一种阅读的方法吗？难道它不也是阅读、进而做事和为人的一种基本态度，甚至一种基本的德行？乃至信仰？君不见，许多佛经前都有印光大师撰写的“读经须知”。以独力翻译《圣经》的冯象先生也自承，译经前他要焚香沐浴，摒除杂念。记得多年前，笔者读《第六才子书西厢记》，翻开书即看到前面的《读第六才子书〈西厢记〉法》，其中竟提到“读法”八十一条。其中有：

（六十一）《西厢记》必须扫地读之。扫地读之者，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也。

（六十二）《西厢记》必须焚香读之。焚香读之者，致其恭敬，以期鬼神之通之也。

（六十三）《西厢记》必须对雪读之。对雪读之者，资其洁清也。

（六十四）《西厢记》必须对花读之。对花读之者，助其媚丽也^①。

读到这些话时，我几乎哑然失笑，禁不住腹诽金圣叹的天真和迂腐。而再往下读：

（六十五）《西厢记》必须尽一日一夜之力，一气读之。一气读之者，总览其起尽也。

（六十六）《西厢记》必须展半月一月之功，精切读之。精切读之者，细寻其肤寸也^②。

又不得不叹服金圣叹实在是个“读书种子”，懂得如何读书。继而

① 金圣叹评，傅开沛、袁玉琪校点：《第六才子书西厢记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16页。

② 同上。

自我责备：如此天真、单纯、会心到虔敬的读书态度，去讥诮、毁谤它，实在是罪过。而所谓讥诮，不过暴露了讥诮者在做人上的虚浮、油滑，乃至庸堕。

从大学起十多年的学习，让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，大至生活的基本观念与取向，小至如何看待别人的认真，包括认真到极致的迂痴，都是基本的人生态度问题。面对文艺作品时，这些态度又会直接影响、甚至决定我们会从中会读到些什么，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和判断，并最终决定我们会成为怎样一个人。古典政治学派经常提起一句话：“敬畏，是从一个伟大的心灵所写下的伟大作品中学到教益的必备条件。”比敬畏再往前走一步，就是虔诚，乃至虔信——虔信不是迷信，不是取消自我的思想，而是经由自我辩驳之后的认信。我将这些称之为阅读的德性。虽然阅读的德性与人的德行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，但是前者对后者具有可能的影响，却是毋庸置疑的。相比今天身处后现代的人们，中国传统的苏熟人对读书的道德意义更加熟稔，也更加笃信。比如马一浮先生就曾说过，读书的目的不在以“博文”炫人，而在“穷理”，更在“畜德”^①。

二

《沙与世界》一书中所讨论的现代诗歌文本，也许算不上什么伟大的作品，但无疑，它们都称得上优秀，至少在某些方面，多有可圈可点之处。它们值得被细读，也经得起被细读——一直以来，我都认为，能否经得起细读，是检验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尺之一。

这些细读文字，最早的来自做学生时的练笔，晚近则有部分来自课堂讲稿。各篇取向不同，侧重不一。或者多花笔墨在诗本身的解读和释义，或者旁及创作的心理学与机制。有的着重于从文本到文本，有的则期待能通过某个作品稍稍揭示写作观念和时代风向的变更，甚至提示出某种生活的态度。

私底下，我曾和朋友开玩笑说，这些对诗的“细读”文字，实际上和叶嘉莹先生对中国古代诗词的“讲读”，是一脉相通的。这话说来有些大言不惭，却是内心真实的想法。或者说，至少我是怀着这种向往的——希望能够讲出现代诗的美和妙处。一来，让更多的读者亲近诗歌；二来，让走近诗歌的读者在阅读时不再匆促而过、怠慢作品，而是慢下

^① 参见马一浮：《读书法》，《马一浮学术文化随笔》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74—285页。

来，细细地体味、品鉴，获得读诗的愉悦和享受。

应当承认，对诗的如此“细读”和解释，是有风险的。虽然书中部分的细读文字曾得到一些读者朋友的肯定，但与此同时，我也不止一次地面对别人的质疑：“诗能这样解读吗？”每每这时，我就会想起庄子“日凿一窍，七日而混沌死”的故事，想起苏珊·桑塔格的名言：“反对阐释”。如果说我对自己的“细读”有什么怀疑和困惑的话，就是这一点了。当然，我可以自我说服，“反对阐释”说的是反对阐释导致的思想贫瘠，反对阐释中的误解，以及对作者本意的蒙蔽、侵犯和掠夺。如果阐释让读者与显得隔膜的作品走近了一些呢？它是否因此获得某些正当性？无论如何，桑塔格的“反对阐释”不能使阐释和批评灭绝，更何况她本人也在从事“阐释”的工作，并因此获得声名。

在《沙与世界》的“细读”中，我更多使用的也是桑塔格所说的“描述性的词汇”，而不是“规范性的词汇”。也即，更多凭靠的是她所说的“新感受力”在进行一种更加直接的对事物的观照；在欣赏诗作的时候，放下一些观念的理解和分析，而是强调感受的重要。就此来说，在阅读上，我更像是一个保守主义者。我至今认为，“阅读式”批评、印象式批评没有过时。阅读的直观感受，是最基本也最宝贵的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阅读没有前提。实际上，经过现代文化理论的洗礼，我们都知道，一个人的阅读储备和“前理解”，决定了他会怎么看，以及能够看到什么。所以，前述这种直观式的阅读与欣赏，其实隐含着对读者的基本要求。理想的状态，是能够成为弗吉尼亚·伍尔夫意义上的“普通读者”，既具有现代的眼光，又能保持对文本的直觉和敏锐的感受力。

伍尔夫曾带着轻微的讥讽谈到某些批评家的文字：

（B先生的）这类批评文字固然都很出色，精确，渊博；但问题在于，它们不再传达情感；他的头脑似乎分隔成一个小室又一个小室，彼此不通音讯。因此，人们记下B先生的一个句子，它会突然掉到地上——没了气息；但记下柯勒律治的一个句子，它会爆裂开来，激发各种各样的想法，只有这类写作，才可以说是把握了永恒生命的真谛^①。

和伍尔夫一样，我欣赏的也是这类有“气息”、会“爆裂”、具有“启示”力量的文字。我自己的文字如何，则是另一回事。

^① [英] 弗吉尼亚·伍尔夫：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，贾辉译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113页。

尽管如此，面对《沙与世界》中的“细读”文字，我还会自问：我是不是对作为“细读”和讨论对象的诗，说得太清楚了？如此解读，是不是太容易排除其他理解的可能性了？虽然我理所应当地相信，一首诗可能有无数种阅读的方式和进路；然则事实上，我所提供的不过是其中之一。而这一种，在缺乏其他可能的比照下，有时难免显得有些“独断”。因此，我不得不提醒读者，在阅读时需要借着我提供的（思）路，找到自己理解的“大道”；同时，也尽可能多地注意我的讨论中犹疑、困惑和不确定之处。它们都是新的可能性的生长之处，也是阅读的意义之所在。

另外，这些“细读”似乎缺少了一些现代性理论的观照和支持。这一方面是因为，如前文所说，我希望能够对诗保持一种阅读的直观感，而不是对理论的借重；希望突出基本感受性对诗歌阅读的重要性，而不是简单、便宜地拿理论的手术刀来解剖。当然，我也并不因此而排斥从某种理论方法切入的讨论。这不可能。后一种方式，毋宁说是近几十年来我们最习见的讨论诗文的方式。类似的讨论，可能更容易获得，不用我赘言。再说，这种讨论似乎也有内在的困难。比如，面对同一首诗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法、观念乃至主义入手，那么，我们的讨论是不是也要分成很多种？有的诗不见得适合从多种甚或一种理论方法来进行讨论，自不必说。即便可以，笔者也无意这么做。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获得读诗的基本感受，而不是将诗作为理论方法的实验用小白鼠。也就是说，不仅所有的方法都是视角性的、有限的，不能以一种普遍的方式展开，而且可能错失一般阅读的重心。

相比这种讨论，我更希望提供一种基本、原初、与我们的阅读行为更为接近的讨论方式；希望通过这些细读，能够呈现一种基本的阅读方法，进而呈现一种基本的阅读、欣赏和学习的态度，乃至一种人生的取向与态度。这些文字，也许与文学史的图景不尽相同，甚至相去甚远，但我希望、也确信它应当是属于文学的，更多是从文学内部出发的。至于我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些，只能由读者来评判。

三

熟悉的人知道，我对诗的细读源于大学时代对海德格尔的阅读。因此，曾有朋友建议，像海德格尔的《荷尔德林诗的阐释》一样，把《沙与世界：二十首现代诗的细读》这部关于诗歌的书取名为《诗的阐释》。

我很乐意接受这个建议，一度认为它是本书最为理想的书名。仅从这个名字看起来更酷，就足以令人心动。但最后我还是放弃了。不仅因为这些文字无从与海德格尔的阐释相比，更因为书中所写，与其说是“阐释”，不如叫作“细读”，更诚实、可靠一些。

“细读”是文学性阅读和理解的一种基本态度，也是对所读作品基本的尊重，更是对世间之“应当”的承认与信赖。书中收录的文字，试图呈现的正是这种尊重与信赖。

做学生时，因为阅读而产生写作的冲动。如今，在个人化的阅读之外，于相继承担的课程中，也不断获得关于诗歌细读的灵感与冲动。愿这本来只产生于一个人身上的感兴，也能分享给更多人。

书中所收的文字，有五篇讨论的是翻译诗歌。讨论译诗是有风险的。对此，笔者当然清楚。虽然可能会遭人诟病，但是作为一种“试验”，它至少展示了讨论的可能性。某种意义上说，讨论汉译诗歌，也是在讨论汉语诗歌本身。其所讨论的，本质上是汉语的可能性、诗的可能性。所以，虽有僭越之嫌，笔者还是不揣冒昧，将其一起呈现。如此细读和讨论，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或者无效，相信读者也会有自己的判断。我也希望能够因此引起更多关于此一方面问题的讨论。或许是一种错觉，我觉得在如何对待和接纳“汉译”这一问题上，学界似乎还有不少的犹疑。虽然“汉译”作品已经成了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不仅推动了现代汉语的发展、成熟，拉伸、拓展了现代汉语的表达力，为现代汉语带来了更多可能性，而且已然成为现代汉语非常有机的一部分。

《沙与世界》的书名，会让人想到那句偈语般的“一沙一世界”。很多人知道，它出自英国诗人威廉·布莱克（William Blake）的名作《纯真的预言》（*Auguries of innocence*）：“一粒沙里看世界 / 一朵野花里有天堂 / 掌中握着无限 / 霎那成为永恒……”（To see the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/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/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/ And eternity in an hour）。这些诗行，既有玄想诗人的高度思辨，又有宗教色彩的神秘。在东方的佛教中，也能听到类似声音。“一沙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”式的禅思与妙悟，正是如此。

不过，什么叫“一沙一世界”？和很多挂在嘴边、说得已经有些烂熟的话一样，或许我们不曾真正地深思过。

“一沙一世界”，一粒沙里也有一个世界。仿佛提醒人们，对看似微小、简单的东西不可轻忽。这似乎也正合本书之意。然而，我并非想要借此来为自己提供一些方便的话头，而是更看重它的另一层意蕴，即

沙与世界的对比和差别。一粒沙里虽然有一个世界，不容我们粗疏对待，但是它与真正的大千毕竟不同。我更想借此提醒自己，不要因为沙而忘了大千，不要因为沙的世界，而忘了更大的世界，比如更为整体和宏阔的文艺世界，更不要说我们生活的这个娑婆世界。

与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（E. F. Schumacher）说的“小的是美好的”正好相反，佛学中有一个说法，叫“小即地狱”。我们常说，一个人的肚量小、气局小，甚至襟抱和心眼小。这些“小”意味着狭隘、偏私、局促，乃至为人的“恶”与“邪”，所谓“小人”正此之谓。相反的情形则是，心胸宽广、襟抱远大等等。“小”可能导致琐细，甚至妄以为大，不知天外有天，忘了自身的局限。这是我要警醒的。虽然我有时也会以寸心与万字之间的辩证来自我宽慰或解嘲。

记得读博士时，业师戴晖教授有一次和笔者说起，她在德国读书时的老师、海德格尔的晚期弟子、德国当代思想家贺伯特·博德（Heribert Boeder, 1928—2013）先生跟她讲过的一番话。大意是：一个人，终生在自己年轻时开辟的一点小园地里打转，是不可取的。回头看自己，从高中起，摸索着写诗，大学期间热烈地爱着文学，尤其诗歌。吊诡的是，直到博士毕业，都没有在中文系读过书。如今，却寄身文学院，不免常常自嘲是“野狐禅”。这也是我要提醒自己的：不要过分沉溺于自己的喜好，只做一个业余的“爱美”（amateur）者，而要像这个世界今天要求我们的那样，专业一些。虽然十多年来，我已经深深感受到大学过分专业化和实用化带来的各种弊端。

书中的篇什，仅从题目看，也难免给人见树不见林的感觉。在具体的细读过程中，虽然我也不时提到“林”的存在、特点，不时念及一些普遍性的问题，但总体来说，谈“树”较多而顾“林”较少。也因此，就更要提醒读者留意各篇文字中，对于“世界”（即一些更具普遍性的问题）以及“沙”（特殊性）与“世界”（普遍性）的关系问题的讨论。希望自己在具体的讨论中所引出的一些问题，能够在读者那里伸展为更为普遍性的思考。

书中各文对于诗的细读，除了赏析、评论之外，时有从创作层面入手的讨论。这固然由于作者本人的偏好，同时，也不乏一些现实性的考虑。比如，在关于文艺的评论中，本来就应当赏析与创作并重，注意从创作的角度来审视作品，而当下的批评文字，似乎在这一方面有所缺失。是不屑为之？无力为之？抑或两者兼有？

我一直固执地认为，从创作层面去感知、体会和评判作品，似乎才

更能搔到文学的痒处。因此，细读文字中有关创作的内容，算是自己所做的一点尝试改善的努力。

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，再迟钝的人也能感受到社会的变化，与新世纪初、我学写诗时相比，大为不同了。当然，新世纪时的情形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大不相同。只是，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商业和资本运作本性。面对资本逻辑如此强硬的世界，文学艺术在很多人眼里，就像是沙子一样的建筑，甚至像是缥缈的肥皂泡，虚无而不切实际。正因此，作为一个个体，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时，不仅会感到艺术的边缘，更会时时感到它相对于生活的微不足道。然而，愈是如此，又让人觉得愈是不能缺少文艺对于现实生活和世界的观照。因为诗是赋予生活以尊严的一种方式。更不用说，作为一个读书人，面对当下文艺对于世界的无力感，虽然多有失望，心里却还是多少会感到有些不甘。想起孔子说的“天不丧斯文”，就更是如此。

实际上，外在的世界和现实逻辑貌似生硬和强大，其内底却很脆弱。相反，文学艺术看似“虚”、不起眼，其实是永恒的。因为它所道出的，是我们的心灵图景，乃至愿景。哀莫大于心死。只要心不死，文艺就不会死，世人又何至穷途？

就此而言，我将艺文之事看作是积沙成塔，再造，至少是重塑“世界”的努力。希图对自己和他人的内心，对我们生活的这个生活世界做一点“补救”。如此看来，沙与世界，又似乎不是那么截然分别的。所谓寸心直通万字，所谓一即一切、一切即一，更像是互为表里，不那么简单截然有别的。

[作者单位：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]